

雪冬里过大年

过年了,不由得让我想起儿时家乡雪冬里的年。

那时候很期盼过年,因为能盼到一身新衣裳,也能盼来平时吃不到的糖果,花花绿绿的糖果把个的确良的衣兜撑得鼓鼓的。

进了腊月,父母不停地往家搬年货,鸡鸭鱼肉、

烟酒糖茶、冻梨冻柿子冰砖等等很多很多,家里的饭菜也越来越让我高兴。最让我高兴的还是偶尔能放鞭炮,我喜欢二踢脚和窜天猴,大概这两种爆竹能够响彻天空,能更有效地传递年声吧。

我也不甘落后,早早写完寒假作业,义不容辞

承担了家里的部分杂活,劈柴子和扫院子成了我此时的例行工作。

那时候林区的样子很让人羡慕,基本上来源于好木头,劈起来也顺手,伴着零星的鞭炮声,没几天院子里就有了整垛劈好的样子,这时距离年就更近了。

接下来的工作是清扫院子,先从里院开始,铁锹、洋镐和扫帚是我的必备工具,把边角的积雪积冰用镐刨起来,用铁锹铲到土篮子里,倒在大门外很远的垃圾堆上。把细碎的冰雪和劈杈子留下的树皮碎末直接扫出大门外,再把院子里的其他杂物归拢得体。这样,扫

院子的主体工程就搞定了,剩下来就是每天的保持,让院子干干净净地迎接鞭炮的响声了。

这些天家里的气氛别提有多和谐多喜气了,对于我来说,自己的行为还能获得大人物的赞许,心里总是美美的,这种感觉伴着三五块的压岁钱能持续到开学

后的很长时间……

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,生活在无雪的冬天,也住进了楼房,再没有了儿时过年的喜悦,年货的种类虽然多了,盼年的心情却平淡了,感觉过年就是在享受那几天假期,不再有雪冬大年的特别的感觉。
文/窦志杰

家乡的年味儿

童年,家乡过年的味道,穿越时空,飘散着,飘散在我的记忆里,我的鼻翼竟然下意识地动了几下,然后是几次深深地呼吸……

陶卜齐是归绥(今呼和浩特)城东一个大村子,水旱地都有,五谷杂粮都种。我小时候,放牛或者跟我父亲割柴从大南山回村,一过大黑河就闻到村里蒸莜面的味道了。

秋忙过后,家家推碾推磨,加工粮食。炒锅里:炒黄麦的,炒黄豆的,炒胡麻的,每天有人忙着。我和我的几个本家弟弟玩的时候,一闻到豆香,就去“参观”,每人总少不了有豆吃。三爷爷的油房开始榨油了,胡麻油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。

一到腊月,特别是腊八以后,早早就闻到年味儿了。进入数九天,养猪的人家都知道,天太冷,继续养下去,费饲料,还不太长膘,所以到了小雪、大雪时节,不少人家就开始杀猪了,杀了猪,起码也要吃一顿杀猪菜。没养猪的人家,杀羊,至少也会杀几只鸡,准备过年。年味儿就扩散开来。

还要做豆腐,压粉条。做豆腐的时候,全家忙,有时还要找人帮忙。头一锅刚做好,我就端一碗热豆腐回家,姑姑给加葱、盐、油,一起吃。压粉条,大部分活儿是女人们干的。粉面是自己家种的,山药蛋磨下的。我家前后左右住的都是本家。谁家压粉条,妯娌们互相帮着,说说笑笑忙乱。宽粉条,



细粉条,压好后分成一把一把的,冻在凉房里。我爱吃肉丝炒细粉,味道好极了。

过小年时,当然是吃好的,人人要吃麻糖。爷爷说:“今儿是送灶王爷上天呢,吃甜甜的麻糖,灶王爷高兴,上天向玉皇大帝‘言好事’,玉皇大帝就会给人间‘降吉祥’,你不看人们过年时常写的那副对联……”父亲微笑着说:“今儿谁吃了麻糖就糊住嘴,不能说赖话了。”我说:“我没说赖话。”妹妹说:“我也没说。”全家人都笑了,笑声融化在饭香里。

小年过后,二十四,扫房子。粉刷家,糊新窗户,贴窗花,全家又是忙一整天。

年味儿越来越浓。母亲、婶婶忙着烧肉、炖肉,包饺子的肉馅也做成了肉蛋蛋,都冷冻在凉房里。平时舍不得多吃,过年才吃。奶奶和姑姑炒瓜子。

爷爷让我和他挑拣大年三十垒旺火的木头,那是父亲和叔叔在野外劈回来的树墩。父亲和叔叔在草房里铡草,为老牛准备好二月

二以前的饲草,免得正月忙,草房里一股股麦秸和野草的清香。

一腊月,忙大年。奶奶、姑姑、母亲、婶婶该洗全家人的衣服了,换不了几件新的,旧的也要拆洗得干干净净。

二十七,写对子。叔叔念过几年私塾,毛笔字写得好,每年好几家的对子都让他写。他常写的几副对联我都背会了,今年添加了新内容:“新天新地新世界,好山好水好生活。”横批是“万象更新”。浓浓的墨香弥漫。

二十八,爷爷糊灯笼;我和姑姑糊灯碗碗。“有钱没钱,剃头过年。”好几个本家找上门来让父亲剃头。过年的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,剃了头的男人们一个个光眉俊眼,显得精神。反正是,不到大年三十家家有事做,人人都在忙:扫院子,垒旺火,贴对联……大年三十中午,我们本家各家都吃炖骨头,早晚都吃肉臊子面。

除夕之夜,每人都换上了过年的衣服,点灯笼,点香烛,点着灯碗碗放在院里各处,大人熬年,不脱衣服,

不睡觉,边拉话边包饺子;孩子们提着灯笼到处跑,跑到后半夜……到了时辰,家家点旺火,旺气冲天,放爆竹,炮火连天,过年的气氛达到高潮。

大约夜里五点,我们就开始煮素饺子,中午吃烙糖饼,初一一天,我们同姓各家都吃素食。据爷爷说,六七代以前,山西平定州郭村都四甲的老祖先得了眼病,好长时间好不了,于是许下愿心:眼病好了,每年全家初一吃斋,眼病果然好了。我想,这可能是迷信的说法,但初一家吃素食的习俗却一直延续下来。

初二到初五早晨吃肉饺子,中午吃年前准备好的各种食品,晚上吃面条。初十,人们说是过“十指节”,家家吃莜面,全村莜面味。蒸莜面时,还要在笼里放一条捏好的莜面小龙,用筷子头在龙身上点十二个小坑,蒸熟莜面揭笼时,首先要看哪几个小坑里有水,这预示着今年哪几个月雨水调匀,种什么庄稼好。迷信也罢,不迷信也罢,都说明农民已经在考虑农事了。

正月十五办三天红火,每天有饺子吃,农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元宵这种食品。二月二,搬“枣山”(一种年前做好的面食,上面有红枣)。吃完“枣山”,年味儿就完全没有了。没有是没有了,但每每回忆起来,过年的味道反而越来越浓,穿越时空,浓浓地飘散着……
文/禹子清



大红灯笼高高挂

又到了新春佳节,我一路辗转回到了家乡,一路上凭窗而望,每家每户的房檐上都挂上了象征喜庆吉祥的大红灯笼,迎风斗雪,很是惹眼和喜庆。

望着这些红灯笼,我也动了心,高兴地招呼父亲,手牵着女儿,一家三代齐上阵,将几个大红灯笼挂向自家的檐头,为新春佳节增添一些喜庆和快乐。

挂完灯笼,望着眼前一串串红灯笼在朔风里飘荡,我的记忆倏地闪回,一下就回到了我那久违的童年。

小时候,家在农村,物质相对匮乏,市场上根本没有什么大红灯笼。再说,就是有,家里也没有那份闲钱。家里过节挂在檐前的灯笼都是家里自制的。制作灯笼的人当然还是父亲。父亲的手艺并不怎么奇巧,灯笼的制作也稍嫌简单。不过是找来一块中心钉有铁钉的圆板,竖向穿上几根铁条,做个灯笼骨架,再做个灯笼提钩,然后再用铁丝,围成个灯笼罩,最后在外面贴上红纸,红灯笼就这样做成了。但这样的灯笼虽然好看,却不怎么透明,显得有些昏昏暗暗的。后来,我们干脆在灯笼罩外围缝上废置不用的透明塑料布。一只灯笼做成了,我们在铁钉上插上一根蜡烛,用火柴点燃,就高高兴兴提着灯笼出门啦。新春佳节总是快乐的,我们提着灯笼到处走,走到哪里,哪里就是一片笑声。

那时,父亲做的灯笼坚固耐用,一直用了好多年。后来,市场上渐渐有卖塑料红灯笼的了。但是透明度不好,光线暗了许多,极易碰碎,不怎么实用。又过了几年,又出现了用红绸布做面罩的红灯笼,倒是比较耐用,一直沿用下来。

节日挂红灯笼是中华优良传统,进了腊月门,新春的脚步才刚刚临近,火红火红的大红灯笼,就渐次挂向农家的房檐儿,粉墨登场了,大集上、农家小院,一串串儿,红嘟嘟,到处都是,随风飘舞,煞是好看,成为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红灯笼是新春喜庆吉祥的象征。我对红灯笼情有独钟,总有种难舍的情怀。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一晃我就从一个无知小儿变成了中年壮汉。火箭般的速度,着实让人有点猝不及防。我一面感叹时光流转,一面黯然神伤。在这段不长不短的穿越过程中,我丢掉了太多本应该珍惜的过往,但还是抓住了记忆中的那盏红灯笼,寤寐思服,念念不忘。
文/李忠元

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奋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来稿最好配上相关老照片,并附图片说明,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Email:yy9256@126.com